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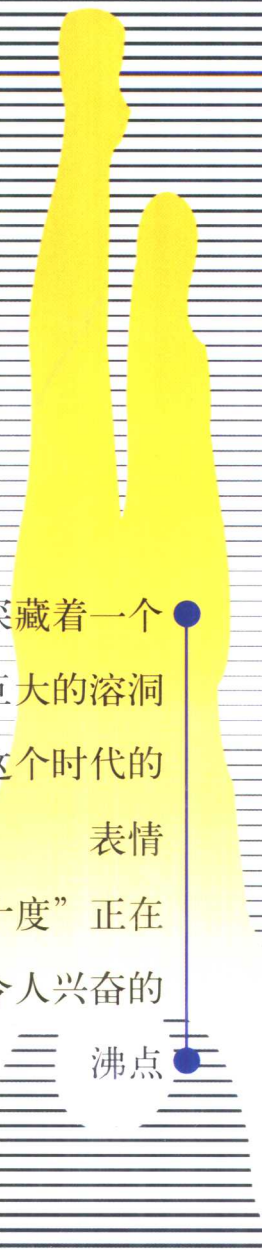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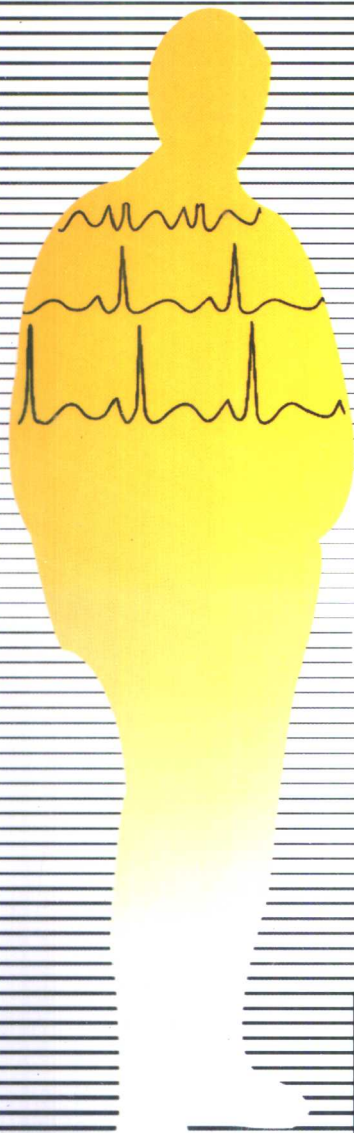
摄氏五十度



中国华侨出版社

SHESI WUSHI DUO

王艾 著



生存的内部深藏着一个

巨大的溶洞

溶洞里充满这个时代的

表情

“摄氏五十度”正在

接触其中令人兴奋的

沸点



后观察丛书

扇观察 摄氏五十度

王艾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氏五十度/王艾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后观察文丛/王伟芳策划)

ISBN 7-80120-387-9

I. 摄…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086 号

● **后观察文丛**

摄氏五十度

著 者/王 艾

责任编辑/牧 晴

装帧设计/渠 岩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字数/255 千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387-9/I·63 定价: 18.20 元

具象写作的王艾

如果可以把当代生存看作一个硕大无朋的超文本，那么，王艾的小说可以说是这个超文本的汉语小说文体型式的一种备案。这里的“一种备案”的厘定依据是王艾已经显示了小说叙事的有意义的个人性质。

在他现有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后观察”的征候，它表现为对生存的处身、沉浸同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勘察、洞穿的奇妙交织，在他小说语词间的构成关系中，小说肌理裸呈着具体的物质性并具有动人的敏感。

正统的审美意识形态所生成的审美幻象在王艾这里遭到蔑视和富于成效的攻击，对那种不具备真纯质地的绝对理想主义，王艾表现出异质的姿态。如果一个小说文体有意于关联现实生存，那么我更愿意从中接受一些更靠近真相的资讯，而不是任何想象性的空幻承诺。童话是怡人的，但童话扮靓的世界其实是对世界的局部润色和包装，虚假的情报无法掩饰失败所带来的荒寂。在我们的经验中，生活之外的梦想从来没有亮相于现实的土地之上，我们习惯于营造一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并在此间流出不真实的眼泪，生存中的事物就这样活生生地被虚构着。这其实是连狡诈都算不上的愚

顽的自欺。

王艾的写作试图割破这种抽象梦幻的遮蔽，他发现了那些具体的东西，发现人的命运就散佚于这些具体事物的偶然联络所构成的缝隙中，它们共同从一个瞬间向下一个无法预料的瞬间开放。“昆蛋”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他顾盼自如地在这个缝隙中演绎他寻找自我的舞蹈。“自我”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这个熟常的概念却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自我”需要一些确定性的东西来界定它的实存性，但自我的实现又必须在异于这些确定性的东西之时，方可被认出，因此，自我就受着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双重驱迫而濒于消解。“昆蛋”在一个午夜的裸奔是因为他试图找到属于“我”的什么，但是，裸体又恰恰是一种削弱个性的状态，它抛弃了文化语码所提供的确定性保证，所以昆蛋最终无法完成自己。这个极其具体而形而下的人物在索问一个绝对形而上的问题。

“昆蛋”的物质性非常清晰，他的肌肤、毛发、骨骼、筋腱构成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在受到来自生理、情感、理性的威胁的情况下勉求生存。对这样一个有极限性的身体我们不是十分情愿地直视，所以“他”一直居于现实的阴暗区域被冷漠地搁置。但思想居于“昆蛋”这个身体之中，他悲壮地选择了午夜的裸奔，仅仅是为了逃避文化的关切和注视么？现实的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有人饰演了，谁来饰演自己，谁又是“自己”这个生存流程的真正知情者？所以，“昆蛋”的裸奔最终证明的是“自己”的不存在性。一个具体的东西不存在？这就构成一种恐惧。在王艾的小说中，恐惧成为一种飘忽不定的能指，流布于空间的深度、密度，时间的长度、声响、形相与气氛之中，恐惧成为期待信仰的状

3 / 具象写作的王艾

态。“当某种形而上的事情发生时，必存在形而下的表征”，这是王艾小说写作形上关切的发生方式，叙述者的形上面目从他所属的形下环境中浮现出来。“已经死亡的头颅转变为天使的面孔”，这是一种期许，就在此时此刻的具体事物发出的“尖锐的喊叫”中传达出来。

世界上有很多房屋有很多门，走进哪扇门都不是走进自己的家，我们“活无住身之地”，但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又是觉悟的物质主义者，不再那么容易被一些抽象的口号动员起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那些口号其实是肉欲大地的旗帜，在这个肉欲大地上，充满阴险的陷阱却难以亲近到精神境界的形体。雄心、美、季节已经成为无人管领的东西，“摄氏五十度”的温度里，人无处可逃。怠惰、迟疑、臃肿的物体充塞视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可供人流浪的地方。寻常的时间里，很难碰到奇迹，戏剧性的惊异是过去人们的特权。所以，王艾笔下的人物的梦想都以现实边界为限度，“梦想”成为契约之内的游戏：“与爱有约、与美有约”、“与好运有约”。“约”是一种规则性的东西，当代生活是规则之内的事情，人的偶然遭遇早已被圈阅过了，即如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生活再度被封建化了，人已经无力梦想得更写意些、更深远些。生命是他者赠予的仿制折扇，你只须也只能一折一折地慢慢打开，至此，生存的偶然性的意义也被不易察觉地剥削殆尽，人彻底地成为拥有“身份证上的名字”却不明身份的人：在没有个人秘密而又有拘禁性的公共空间，人们如此相似又如此陌生。对此，王艾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以友情和爱情这两种极其通俗的人际关系表征出他的深沉忧心和不安。

真理总是保持某种预示性，在不能够安居的此时，说出

自己的体验与思考便不能保障它的安全稳妥，生存也许不需要说明，但人却有说话的需要，写作是一种很具体的说话，真正的对话发生在对文本的阅读中。而对话，意味着对黑暗的拆除。

王伟芳

1999. 12. 10



后观察

后观察是一种通过文本
与生存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
它是沉浸与洞穿奇妙的交织
它不提供任何想象性的空幻许诺

目 录

具象写作的王艾……………(1)

去医院门口坐着……………(1)

摄氏五十度……………(14)

给痛苦者颁奖……………(69)

活无住身之地……………(73)

昆蛋……………(118)

守望南坝河 43 号……………(160)

呕吐与颤栗……………(170)

身份证上的名字……………(233)

夏日的演奏……………(242)

纸条……………(263)

两对人……………(272)

无辜者……………(296)

尖锐的叫喊……………(304)

向力和豆豆的爱情……………(319)

“摄氏五十度”的溶洞……………(377)

去医院门口坐着

我把昨晚抽剩的半支烟递给吴宁，然后从皱巴巴的烟盒抽出另外一支烟，在一张洁白的纸上窸窸窣窣地弹出褐色的烟丝。与大麻拌搅一起后，我把混有大麻的烟丝重新装入刚才弹空的那支烟里。我不断地重复——烟屁股对着桌面敲啊敲。我会拧紧烟头，用熏有烟渍的门牙轻轻地咬出海绵，塞进我随手卷起的纸条，然后用湿润的舌头在烟的表面来回舔动，让里边干燥的烟丝湿润起来。屋里很暗，黑白格子的窗帘一直拉着。吴宁吸的时候，样子贪婪，T恤衫下的胸大肌高高地鼓起，腹部猛地下陷，好像在练肺活量。显然，初次尝试大麻使他显得激动。

“没感觉，”他看着烟雾袅袅上升的烟头说，“像抽劣质雪茄。”他抹了抹湿漉漉的头发。

“可能是你身体健康的缘故。”

“味道真怪。”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一种异味。我把头往后一仰，像往常一样，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也许只有像蓝色泡沫般的浪花涌动着，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感觉，也许这些尝试是和生命有关。仰头之后，我把右腿翘到桌子上，然后试图把

左腿也翘到桌上来，但没有成功，桌子太高。

吴宁把半支烟递给我，我吸了几口又递还给他。我们循环往复地做着—个动作，一直把这支烟吸完为止，连一粒烟丝都不会留下。

“来感觉了吗？”

“没有，好像没有。”吴宁捂着胸口，他的脸是黝黑的。在我的视网膜上，一层轻轻浮动的幻觉出现了，就是他那件浅蓝色的T恤衫渐渐变深，上面的皱褶就像浪花卷来时所形成的形状，而衣衫的背后，却是可怜幻觉点缀的虚无飘渺的乳白色氤氲。他抬起手臂，捋了捋袖口，似乎感觉到热。他每抬一次手臂，我的胸口就感到有压力。我的头垂下，又缓慢地受到某种阻力似地抬起，然后几乎晕眩着往右边以四十五度角倾斜。

“怎么这么热？”吴宁伸手去抹自己的额头。那支烟基本上都是他抽的。他的鼻翼张开，部分烟雾从鼻孔里喷出，另一部分进入了体内。十分钟以后，他的嘴唇开始发紫，脸色苍白，眼眶的周围发黑，焦虑不安地站起来对我说：“这是第一次。”他在房间里惴惴不安地来回踱步，手掌不停地拍着胸口和腹部，然后无力地坐在靠背椅上，把双腿翘到茶几上，绝望地看着我。“我看见了大海，海滨沙滩上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伞下穿比基尼的少女——她背对着我，可以看见她丰腴的脊背和浑圆的胳膊……”吴宁试图向我描绘一幅诗意的图景，以他平时对残酷生活的认识来讲，他想要描绘的诗意图景是异样的。他是反对浪漫与抒情的人，所以试图描绘诗意的景象不符合他目前对潦倒与沉重的生活的认识。

“……小莉站起来，并没有回头，而是迎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她一头扎向波涛深处，不见了踪影，而蓝得可怕的海水

3 / 去医院门口坐着

在瞬间恢复平静……对！危机四伏的那种平静。在水波中，我还看见水里边不断地滑行着丝丝缕缕的条纹。条纹是纯白色的，把蓝色的水面陪衬得更蓝。”

吴宁在靠背椅上几乎是呜咽着，自言自语着。他的眼皮耷拉着，使整双眼睛看上去醉意朦胧的。我被他的呜咽声搅得心神不宁，便劝他别发出这种声音。他猛地坐起来，椅子下的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枯燥的声音。

他走到我的背后，脱去那件T恤衫，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说：“我不行了，我想躺一会儿。”

我站起来看着他，对他所说的他内心相当绝望的说法，我将信将疑，不知所措。从他突然惨白的脸，和脸上几乎扭曲的肌肉看来，他并没有弄虚作假地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异常反应。

“我想躺一会儿，小莉她……一头扎向波涛里不见了……线索似乎中断了……我感到恶心。”

“你想吐？”我朝洗手间的方向看了看。屋里依旧很暗，我是不会把窗帘拉开的，而他希望能让户外的阳光进来驱散屋内的阴霾，他没有意识到这对他很重要，也没有说出他的愿望，他的意识和意志力都用来抵御笼罩在身体里的那股令人窒息的虚无感。“我想躺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打开草席，他一声不吭地躺下，头侧向墙角那边，汗水在他的脸颊滚动着。

他一动不动，这种沮丧的姿态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心。我坐在他原来坐的靠背椅上，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杂志翻看。过了五分钟后，他又站起来走动，并把那张更为苍白的脸递到我的面前摇晃着。他捂住胸口急躁不安地对我说：“我可能会死。”

慌乱中，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一片冰冷。是的，这就是大麻的反应，现在他的额头一片冰冷，目光黯淡，嘴唇发紫。

“怎么办？”我又摸了一下他的胸口。

“去医院？”医院很近，离我的居室只有两里路，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后果，想到了大夫如何拨通警局的电话，想到警察严厉地询问和去戒毒所的可能，以及事发后我们周围人纷纷相互传递的谣言。我愣愣地看着他，比他还沮丧。我想到更为可怕的后果，假如他因吸大麻而死，事情不光是荒谬的，我还因为这荒谬的事情直接面对害死他的嫌疑和他人的质问，我还将面临其他不堪设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金钱，他人的责难和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忏悔的阴影。我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我结结巴巴的。我猛地拉开抽屉，抽屉里杂乱地叠放的物品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我拉开抽屉是想让他知道在这些杂乱的物品中还有二百元。对，只有二百元，不知去医院挂点滴够不够。我抽出二百元后猛地合上抽屉，“啪”的一声。

“你要不要给小莉打电话？”我好像要他交代后事。

“等她赶过来，该结束的都结束了。”

我疑虑地打量着他的眼睛，他耷拉着的眼皮下的眼珠子的确黯淡无光。显然，他没有骗我，本来相互欺骗是人与人来往时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这半年多的来往中，还没有发展到彼此游戏的时候，尤其在此时此刻，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思和我玩这种游戏。此前，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有个朋友送他一瓶老白干，说哪一天炖一锅牛肉把那瓶老白干给喝了。现在，他又透露出再也没有机会去喝那瓶酒的绝望感，使我相信我和他都面

5 / 去医院门口坐着

临麻烦。谁也不能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最可怕的。

说什么都没用，我保持着健康和平缓的语调，不能透露出我的坏情绪。他也希望我的语言能让他活过来，这相当的可笑。我的语言怎么能决定他的生死？他坐在椅子上努力让腿翘到桌子上来，但没有成功。

“去医院，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极度紧张地说。我已经把我筋疲力尽的感觉掩饰起来。

他走到客厅照镜子。客厅那面大镜子足够让他的整个形象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明白他这样子包含着何种含义，他后来告诉我，他看着镜子问自己难道自己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没想到这么美好，他是眷恋这个世界的。

我慌慌张张地收拾草席，穿上凉鞋和他准备去医院。那条陈旧的楼房甬道，杂乱的脚步，两侧斑驳不平的石灰墙和破烂的杂物把我搅得心神不宁。

“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可以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等你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冲进去。”

“不行，”他无力地摆摆手说，“我见到医院这两个字，可能就崩溃了。”

“你还没有见到这两个字。”

“听起来已经够恶心的了。”

在一个岔口，他犹豫了一会儿便朝与去医院相反的路走去。路边那家小杂货店的女主人蹲在门口，用铁钳子钳着田螺，发出琐碎的“嘎吱”声。到黄昏的时候，那家人会搬出遮阳伞、桌子和椅子摆在商店外的空地上，卖一些小吃。

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我跟在后面。他发黑的眼圈看上去像一头突然病倒的大熊猫。

“你像熊猫。”

“你不觉得熊猫比我值钱吗？”

也就是在昨天，我在他的居室，跟小莉和他聊天，一共喝了二十瓶啤酒，抽了三包烟。他去卧室拉开抽屉，把平时珍藏起来的几包价格昂贵的香烟都奉献出来。我当时说，你会后悔的，在你酒醒了的时候，你会反思你这一反常的举动。他说他不在乎，红着脸，从烟盒抽出一支中华牌烟，递给我说，趁我酒醉的时候，你多抽几支。他嘲笑我所说的话，说我心理阴暗。我说，我会原谅你的嘲笑和讥讽的，但这些烟你本该留着自己享受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把它抽了吧，他说。

“咕咚咚咕咚”，他仰头喝酒，嘴对着啤酒瓶口，从我的角度可以看见他粗大的喉结在上下滑动。“咕咚咚咕咚”，就这样。他对酒精有极强的免疫能力，这是他说的，他还说他膀胱的容量比常人大。有麻袋那么大吗？我好奇地问。大概像我家的那口铁锅那么大，他说。

小莉一直忙着试穿几件新买的衣服，如果我不在的话，她一定急着向吴宁展示她质地光滑闪亮的内衣。由于我的存在，她只能向我们展示几件短袖T恤和两条紧身裤，还有几件连衣裙。她像一只花蝴蝶一般穿梭着，迎来我们对她的赞叹。

“像不像蝴蝶？”

“做个蝴蝶标本倒挺好的。你的意思她是个装饰品？”

“为什么不是一头打扮得出色的猪？”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前有一头母猪窜来窜去。”

吴宁并不爱她，而她隔几天就会拎一些烟和酒，还有大量的床上用品送给他。当然，避孕套是不可少的，是上面有

浮粒的那种。她经常问他的话便是，“你要不要抽白面。”吴宁在被她讥讽为假正经的情况下严厉地拒绝了。她本来可以不来，也没必要送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但她和他都太孤独。是的，生活太无聊了。她必须来找他，而他也需要她，尽管有时候很厌烦。小莉来的时候，吴宁会问她借手机，给南方的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打电话。为了证明他的爱没有陷入到老套的故事情节中，吴宁每次拨通电话后给那个女孩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把你干掉，而对方的回答一样出色，“来！来吧！让我们彼此把对方消灭掉。”而小莉却赤身裸体地躺在吴宁的身体下“啧啧”有声，偶尔会发出“你把我的乳房压扁你可赔不起”的尖叫声。

完全是疯狂的几个人。

可是，这个南方女孩另有男友，去加拿大读研。所以吴宁也很绝望。但小莉给他出谋划策，认为他还是有机会她把弄到这里来干掉的。吴宁时常对小莉说，我是爱她的。

“放屁，你不就是想把她按倒征服她吗。”小莉在说“放屁”的时候还有少许的迷惑。

“你是不懂我这颗心的。”

“你这颗心已从根部开始腐烂了。”

小莉最后换上的是亮闪闪的紫色连衣裙。她骄傲的胸脯像悬空晃荡的大面包，大腿像面粉一般白，可以供时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吴宁用鼻子在上面嗅来嗅去。由于小莉坐在他的对面，他还可以从她叉开的大腿看到裙里的内裤。吴宁告诉我，“粉红色的……我并不爱她，真的，是粉红色的……我们是在餐厅认识的，后来我亲手给她做了几碗绝好的牛肉拉面，然后就上了床。这可能是我有生之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他妈的，几碗牛肉面就可以把她弄到我的床上来，真是

奇迹。不过，当时她吃了牛肉拉面又啃了大蒜的嘴又脏又臭，但我是管不了那么多的。”

大白天，吴宁和我醉醺醺地走到院子门口的墙角，掏出身下的家伙对着那垛上面铺满苔藓和长满青草的砖墙拉尿。我们背后就是朝天大道，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从背后开过，灰尘弥漫中只听见车上的司机说：“嘿，这哥俩，勇敢。”吴宁一听勇敢两个字，身下的尿声更尖锐了，黄色的尿水撞击着墙面四处飞溅。

“他（指司机）的那句话，对我来说真是种鼓励。”吴宁的身体微微地前倾，双腿叉开。他的裤链似乎又出了障碍，他低头去看自己的裤链，折腾了一阵，总算把它拉上了。

“好吧，我们回去继续喝。”

吴宁走了几步，便蹲在院子门口说：“我准备呕吐。”

“你准备呕吐？”我看着他像蹲屎坑的模样说，“好笑，要吐就吐吧。”

“现在还不行，我得集中我全部的注意力。”

“有这么讲究吗？”

一阵“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他终于吐出一大堆体内的垃圾。“我们还继续喝。”他抬起头，看着我，脸蛋更红了。

小莉拉开铁门，身子依靠着铁门拍手鼓掌。“挺好的，我再去给你们买酒。”

吴宁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去扶他，被他拒绝了。他要求小莉扶他起来。而小莉认为，既然你自己还有力气喝酒，那就得自己爬起来，这叫自力更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怎么能面对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呢。